
日期 |

2019 年 6 月 24 日至 25 日

地點 |

臺灣中央研究院
歷史語言研究所
邢義田教授研究室

被訪者 |

邢義田

訪問者 |

馬增榮

邢 —— 邢義田 馬 —— 馬增榮



第一章

家庭、求學和
師友雜憶

1 從藝術少年到歷史系學生

馬 邢教授是在哪裏出生？甚麼時候移居臺灣？

邢 我是 1947 年在貴州遵義出生，1949 年來到臺灣。

馬 您對中國大陸還有記憶嗎？最早的記憶是甚麼？

邢 沒有，當時我才兩、三歲。最早的記憶就在臺灣新竹。抗戰結束後，父親考取陸軍大學，預備上大學。陸軍大學在南京，弟弟就在南京出生。1949 年，我們一家從大陸搬到臺灣。當時父親得了肺病，患肺病的人要跟別人隔離。我們一家無處可去，幸而新竹高峰里圓光寺的住持達文師收留了我們。圓光寺是一座新竹市郊小山丘上的尼姑庵，我們住進庵旁廚房分隔出來的房間裏。當時陪父親養病的還有我叔叔。達文師一生熱心公益，2012 年圓寂，享年八十三歲。

我最早的記憶就是在新竹。在庵裏跑來跑去，到山上的竹林玩，用竹葉造條小船順山上的小溪飄流而下。大概兩年吧，父親病好了，要繼續陸軍大學的學業。陸軍大學已遷到臺北大直，我們家也搬到臺北離臺北大橋不遠的眷村——明



德新村。父親畢業後，留在學校當教官，一度到其他單位任職，後來又回到大學，一直到退休為止。

馬 我記得您曾經說過，您的父親很喜歡讀書，媽媽則會畫畫，這樣的家庭環境對您的影響有多大呢？¹

邢 我覺得影響很大！家父年輕時學英文，有一本中英對照的《泰西五十軼事》，有文有圖。我小時候就拿它當圖畫故事書看，記得其中有瑞士傳說中神射手威廉·泰爾（William Tell）射蘋果的故事。當時中英文都看不懂，喜歡看配圖。配圖很美，引發了我對圖畫的興趣。這大概就是所謂的潛移默化吧。您看，那幅山水人物是我在臺大讀書時畫的（指向書櫃上的一幅畫）（圖 01）。

馬 您從小就對藝術有興趣嗎？

邢 我喜歡畫畫（笑）。² 小學在學校幫忙畫壁報，中學參加美術社的活動，素描石膏像，畫水彩畫，我都很喜歡。母親是家庭主婦，家務之餘，除了刺繡以貼補家用，晚上在臺灣師範大學的夜間部學國畫（圖 02），拜過張德文（1919-1999）、孫家勤（1930-2010）、鄭月波（1907-1991）、喻仲林（1925-1985）、傅狷夫（1910-2007）、金勤伯（1911-1998）、林玉山（1907-2004）、黃君璧（1898-1991）等名師，認識不少藝術

1 參邢義田，〈序〉，載氏著，《天下一家：皇帝、官僚與社會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1）；謝偉傑、游逸飛、陳弘音訪談，郭楓、張怡然、陳弘音整理，〈走在研究路上：邢義田教授座談會（2018.04.19）〉，《古今論衡》33（2019），頁 173-184。

2 邢教授少年時代對於藝術的興趣，又參邢義田，〈自序〉，載邢義田編譯，《古羅馬的榮光 I：羅馬史資料選譯》（臺北：遠流出版，1998）。

01 仿元四大家之一吳鎮，唯一一幅有邢父題字的習作。



02 邢母畫作，收入《馬良畫作品選集》（1990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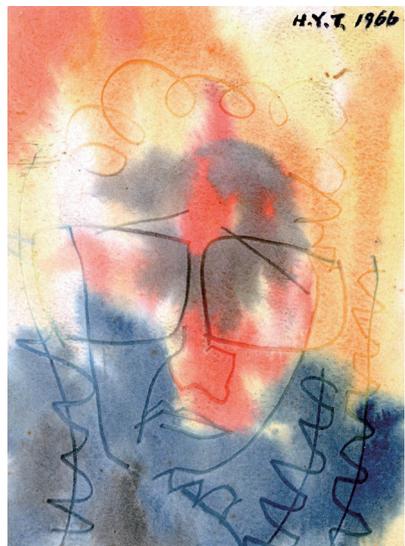


系的老師。高中快畢業，本來想考藝術系。有一次，母親拿我的水彩畫給某位老師看，說我這個兒子對藝術有興趣，請老師看畫得成不成（圖 03.1-2）。老師一看像個小孩畫的，就說：「這條路太苦了！有興趣很好，可以保持這興趣，但最好學別的，可以生活。」母親回來說，你不要考藝術系了。學藝術一定要天才，資質天分要夠。我想天分不夠，將來賣畫維生，真是很苦，就打消了唸藝術系的念頭。

馬 那您對歷史的興趣是甚麼時候開始的呢？

邢 來源很早，小時候愛聽故事。小學三到五年級時，郭瓊珠老師每天放學前都會講世界名著裏的故事，例如《基督山恩仇記》，非常著迷，每天都等著放學的時刻。這是我愛上故事的開始。真正的關鍵則是高中時代。我在臺北的成功中學遇到

03.1 1966年大二時的自畫像



03.2 1996年臺大醫院寫生練習



04
左
|
于鴻霖老師05
右
|
祝豐老師

非常好的歷史老師。

馬 是您提過的于鴻霖先生（1919-1984）（圖 04）嗎？³

邢 對對。于老師是遼寧本溪人，國立東北大學歷史系畢業，師事藍文徵先生（1901-1976）。于老師上課根本不必看課本（笑），講課很自然，像在說故事，很吸引人。除了上于老師的課，我喜歡看課外書，不一定是歷史，也有中外小說，例如《三國演義》、《水滸傳》、《西遊記》、西洋翻譯小說《基督山恩仇記》、《俠隱記》、《雙城記》、《少年維特的煩惱》，非常吸引我。當然還有當代小說如王藍（1922-2003）的《藍與黑》、楊念慈（1922-2015）的《廢園舊事》等等。這些都引發我對歷史的興趣。

馬 我聽老師們說，當時從中國大陸到臺灣、香港的中學老師，他們的國文、歷史水平都非常高，有些是有資格去教大學的。

邢 確實如此。我的中學國文老師有很多是名作家、詩人。隔壁



班的一位老師是現代詩著名詩人路逾（1913-2013），筆名紀弦。我的國文老師是祝豐（1921-2003）（圖 05），是作家和文學評論家，筆名司徒衛，也是報紙副刊的主編。後來我當兵時，讀《資治通鑑》，祝老師曾邀我在他的副刊上寫方塊文章，每周一篇。我利用《資治通鑑》裏讀到的人物事跡改寫成今人可讀的故事，寫了幾個月。

馬 您報讀大學時的第一志願是甚麼呢？

邢 藝術不能唸，父母說要唸一個比較容易找工作、賺錢的。那時候大學聯合考試，分文科、工科、理科和生物科，我考的是文科。文科分數比較高的是外文系（外國語文系），然後是中文、歷史。那時候還有商科，像經濟、國際貿易、工商管理，分數比較高。當時唸法律，分數不是最高，外文系分數最高，我填的第一志願是外文系。家裏希望我去學外文，將來好找工作。

馬 白先勇好像也是唸外文系的？

邢 對，外文系擁有許多名師如英千里（1900-1969）、侯健（1926-1990）、余光中（1928-2017）、顏元叔（1933-2012）、王文興、齊邦媛，也出了很多名作家，白先勇是其中之一。外文系曾編有一份在那個年代非常重要的刊物叫《中外文學》。但另有不少外文系學生，例如許倬雲、杜維運（1928-2012）和鄭培凱，後來或轉歷史系或轉行歷史成為名家。當時唸大學，要不然就去唸商科。我填的幾個志願，外文、商科等在前，歷史在後，但是考試分數剛好落在歷史，就進了歷史系。

3 謝偉傑等，〈走在研究路上〉，頁4。

馬 然後一輩子都是在研究歷史。

邢 我很高興啊！剛好就是自己喜歡的，分數如此，爸媽也沒話可說。要我做生意，那就完了；去唸外文，我的外文也不成啊（笑）！

2 臺大歲月

馬 在臺大歷史系，您最感興趣的科目是甚麼？

邢 剛進歷史系時，甚麼都不懂。高中時很喜歡歷史，但以為歷史就是些故事。大學選課，基本上是跟系裏的要求有關。那時候我們一定要修一些中國史和西洋史，還有一些社會科學，反正就是按照學校要求的課程去修讀。

馬 您是怎樣在修讀的過程中發展自己的興趣呢？

邢 跟老師很有關係。上某位老師的課，如果覺得有趣，有啟發，就會被吸引去讀那一方面的書，然後慢慢產生了興趣。我們的經驗應該差不多吧，沒有甚麼特別的（笑）。

馬 那時候的臺大很特別，同時有新舊兩批學者。像許倬雲教授是第一批出國回來的學者，也有從大陸到臺灣，很傳統的學者。您可以說說當時的情況嗎？

邢 我們那一代特別幸運。剛好傅斯年（1896-1950）等學者到臺灣，把一批優秀的學者帶到臺大。他們在歷史系、哲學系、考古人類學系或中文系任教，人文方面最好的老師都在這裏。當時的好處是容許學生在不同的系修課或旁聽。必修課以外，還有選修課，沒有限制，自由選讀。我旁聽或修讀



了很多考古人類學系和中文系的課。很多專書的課開在中文系，例如屈萬里先生（1907-1979）的《尚書》、何定生先生（1911-1970）的《詩經》。屈先生是國學大師，何先生曾在《古史辨》裏寫文章（笑），是顧頡剛（1893-1980）的弟子。名教授上課，吸引大家去旁聽。我旁聽過哲學系方東美先生（1899-1977）的課、陳寅恪（1890-1969）弟子徐高阮⁴先生（1911-1969）的課、中文系毛子水先生（1893-1988）的《論語》、王叔岷先生（1914-2008）的《莊子》和《劉子新論》、葉嘉瑩先生的宋詞、經濟系施建生先生（1917-2020）的經濟學。有些聽了一學期，有些聽了幾堂就放棄。

馬 當研究生時，您旁聽過其他系的課嗎？

邢 研究生課程內容較重，沒時間旁聽了。我研究生時除了語文課，都在歷史系修。但是有些研究所的課，不同系的研究生也可以去修，而且有些課是高年級的大學部學生跟研究生都可以一起修。

馬 您在碩士班最初讀隋唐史，後來改成秦漢史。⁵為甚麼會有這個轉變呢？與您的導師傅樂成先生（1922-1984）（圖 06）有關嗎？

邢 這是我自己的決定。我讀研究所是在當兵以後。臺灣男生要服一年的兵役。服役期間，我讀了《資治通鑑》（笑）。《資治通鑑》最重要的就是隋唐部分，那時候讀了就對隋唐史產生

4 徐高阮以寫〈山濤論〉著名。〈山濤論〉見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》41.1（1969），頁 87-125。

5 謝偉傑等，〈走在研究路上〉，頁 4。

06 大學畢業謝師宴後合影，自左至右：邢義田、黃長生、傅樂成、段昌國、房良通。



興趣。服兵役前，我已考取研究所，打算服完兵役再唸研究所。因此，服兵役時就做些準備，唸一些書；服完兵役，跟傅老師唸隋唐史。上課讀了陳寅恪的著作，受到啟發，因此寫下〈契丹與五代政權的更迭〉一篇課堂報告，傅老師覺得不錯，後來交《食貨月刊》發表。⁶

我最感興趣的是唐朝跟回紇、突厥、吐蕃、朝鮮等外族的關係。碩士論文原來要寫唐代的邊防政策，計劃都已經跟傅老師談好。當時曾讀了余英時先生（1930-2021）的 *Trade and Expansion in Han China* 和王賡武先生的 *The Structure of Power in North China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*。⁷ 直到現在，我仍對中國



跟域外的關係感興趣。

為了寫論文，讀新舊《唐書》、新舊《五代史》時，發現唐朝官員在朝廷上議論如何對付新羅、百濟、吐蕃、回紇時，經常引用漢朝的典故，討論漢朝如何對付匈奴。大學時雖讀過一點秦漢隋唐史，但很少讀原典，知道得很少。我覺得如果沒有真正下過功夫讀四史，不但無法掌握唐朝人引用典故的意思，更無法了解他們為何根據某一典故討論唐代的某項政策。因此，我跟傅老師商量，如果只讀唐代史，感覺「底氣」不足（笑），想要先加強自己秦漢史的知識。他說：「也對！」我就開始讀秦漢史了。秦漢史是另外一個世界，前四史引人入勝。在碩士班的最後一年，為了及時畢業，我改了題目。漢代的對外政策有很多方面，於是收窄題目，僅談對外政策中的「以夷制夷」策略。⁸

馬 我在一些地方讀到，邢教授提到要研究一個時代，就要先知道那時代之前的一個時代。這樣，可對要研究的時代有比較全面的把握。⁹

邢 對。現在回想幸好唸了秦漢史。實際上，我在唸隋唐史的時候，也讀了些魏晉南北朝史的書。當時覺得跟隋唐最有關係就是魏晉南北朝，無奈更早的秦漢，一時讀不過來。再一想幸好唸了隋唐和魏晉南北朝史。後來考慮秦漢的問題，有些思考的框架自然而然不限於秦漢。大學時曾上李濟（1896-

6 邢義田，〈契丹與五代政權更迭之關係〉，《食貨月刊》1.6（1971），頁296-307。

7 Ying-Shih Yü, *Trade and Expansion in Han China: A Study in the Structure of Sino-Barbarian Economic Relations* (Berkeley: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, 1967); Gungwu Wang, *The Structure of Power in North China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* (Stanford: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, 1967).

8 此文後修改成邢義田，〈漢代的以夷制夷論〉，《史原》5（1974），頁9-54。

9 邢義田，〈序〉，載氏著，《秦漢史論稿》（臺北：東大圖書，1987）。